

戽水

曾剑青

宋代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诗之六:“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宋代陆游《村舍》诗之四:“山高正好对烧畲火,溪近时闻戽水声。”《儿女英雄传》第三三回:“挖了水道,雇上四个长工戽水,也够使的了。”茅盾《大旱》:“这位住在都市的诗人,一面描写夜的都市里少爷小姐的跳舞忙,一面描写乡下人怎样没日没夜的戽水。”

戽水是一种古老的人力汲水方式,长期以来,田间生产劳作的人们一直延续这种原始的灌溉方法。

五月初五过后,天气才真正热起来,祖宗留下的经验之谈,确实是规律的总结。行走山野间,能依稀感觉到阳光猛烈,直逼着你的眼,明晃晃的,针刺一般扎得有些许烧灼之痛。即使在阴凉之处,也难免汗流浃背。而这段正是植物生长、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时期。

小时候,家乡种得最多的是番薯,春里种下的番薯苗,已有两三尺长了,墨绿的叶子葳蕤蕤蕤,一派生机盎然,泛着莹莹青葱,清晨的露水多多,星星点点地缀满叶片,珠子般晶莹透亮,翠绿与美白的结合,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

远远望去,挨挨挤挤的叶片,高贵繁华而充满活力,夏风过处,掌形叶片翻卷着,露出叶背浅浅的绿,阳光之下,它们似骑马疾驰而过的战士,齐刷刷地朝着同一方向飞奔,我似乎还能听见那猎猎的旌旗声风中飞扬,空中飘荡,那磅礴的气势,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威武,有决胜千里的昂扬,有所向无敌的豪情,我知道大地正酝酿



着新的希望。

父亲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按这样的长势,不到八月就有甘甜的番薯可吃了。“天有不测风云”,几年来少有的炎热天气持续着,潭里的水至少也蒸发了一半,番薯叶卷曲着,纷纷耷拉着,仿佛背抽干了水分,原来一片绿油油的田野,发出阵阵哀号。

“如果不赶紧戽水浇地,今年的收成可能就泡汤了。”父亲着急地说,时不时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潭里的水剩下不多了,那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戽起来呢?”母亲提出困难。

“不管怎样,也得去试一试,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鸽子飞了!”父亲态度坚决。

一场抗旱自救的战斗号角吹响了!

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奔赴“战场”——田野。一家人分成两小组,母亲与小弟负责田间管理,掘坎、堆土、检查伤墙情、疏通水道,我与父亲一组负责戽水,潭水太深,我们不得不将戽桶两旁的两条绳索放长,再放长,直到戽桶能舀起水来为止。

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个子不高,力量不足,当我双手紧握绳索,稳稳地站立潭岸上,一起拉起戽桶时,潭水太深,我们看不到戽桶里有没有水,当我们使劲往上拉,没想到我与父亲各自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踉跄,身体狠狠地摔在地上,狠狠的,毫不留情的!原来是戽桶并没有舀上水,两端被绳子

拉得紧紧的戽桶在水面上空空如也地晃着、转着,那模样确是让人忍俊不禁,也就忘记了疼痛!

几次调整戽水姿势后,我终于能舀到水了,与父亲默契配合。扬手扬桶、弯腰舀水,挺身提水、扬手倒水,在农业生产中,戽水算是体力活,特别是挺身提水时,往往会因为力量不够导致戽桶倾斜,桶里的水还没上岸就在“运输”途中“全桶倾覆”,只能眼睁睁看着水在半空中“哗啦啦”地坠入潭里,徒劳无功而心生无奈之感。无数次的动作反反复复地来回进行,力量还小的我很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可我知道一停下来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看着潭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干涸的土地,我们仿佛听见番薯“咕咕咕”的喝水声,惬意之感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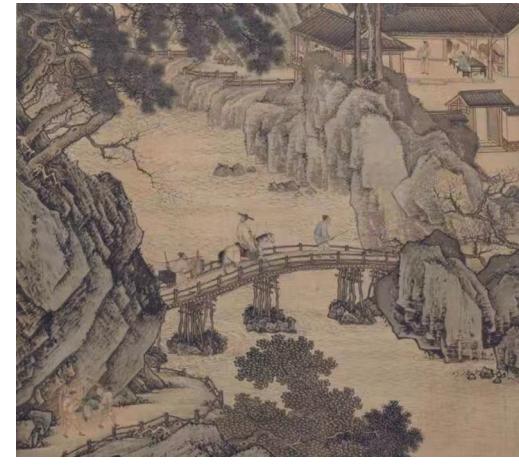
忽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阵大风,往身体后面狠狠地“一锤”,重重的,不自觉地将我往水潭里推,幸亏脚下的石块顶住了,却将头上的草帽吹跑了。

猛烈的阳光下,我已是满身大汗,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小小年纪的我就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

一天的劳动足以让我腰酸背痛腿抽筋,一天的劳动足以让我感受到生存的艰难,一天的劳动足以让我明白付出所产生的价值。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若是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是永远不知道百姓田间劳作的辛苦,也就不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了。

古人的旅行

黄丽



暑期一到,朋友圈各种出游图片,小视频总有刷屏之势。旅行,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人热衷旅行,而在交通极其不便的过去,中国的文人墨客对旅行的热爱并不亚于现代人。

年轻时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20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一路游历留下多少流传千古的诗篇。

杜甫一生三次漫游,第一次出游吴越,留下了《壮游》诗篇;第二次是齐赵,诗人登上泰山写下了千古名篇《望岳》,此时的诗人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当年诗人豪气干云天的豪迈情怀。第三次是梁宋,《赠李白》诗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诗人自己准备学习李白“偕隐之志”,准备到梁宋游览。

文人出游,要么纯粹是喜山乐水,要么是快意人生,要么是避世退隐,前者如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一生就在诗酒游中快意恩仇。后者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中意,欲辩已忘言”,如此悠闲自在的生活,怕是神仙也不换。

而诸子百家,如孔子周游列国进行讲学则是更大意义上的出游,不仅在于游览山川名胜,更在知识礼义的传播。其在《论语》中写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讲的是春游,意思是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人,带上六七个童子,在沂水边沐浴,在高坡上吹风跳舞,一路唱着歌而回。

当然还有许多出游名篇,却是作者在被贬不如意的情况下所作。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其在参加政治革新失败之后被贬于永州当司马期间所写。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也是因“乌台诗案”而被贬于黄州时所写。

只是,虽然境遇相似,但感受却不尽相同。在《小石潭记》中,因环境的凄清,柳宗元想到自己的不平遭遇,顿时觉得“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苏轼虽被贬,但因作者旷达的胸怀还有好友张怀民的相伴,所以眼前所见的净是美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如水清澈的月色,带给作者的是淡淡的欢喜。

当我们在为古人不平待遇扼腕叹息的时候,却也发现,如果没这样的际遇,那么我们文学长河里,就少了多少辉煌灿烂的宦游诗啊。

远近之意

郭华锐

一幅画,若想囊括远山近水,就得讲究笔墨上的浓淡。近处浓,远处淡,笔墨之间的参差,凸显了距离的远近。于是,小小尺寸之间,便有了大天地。

一个人,若想有格局,也得讲究远近。

首先,心中得有远意。那远意,是秋水的冷清,是冬木的孤傲,是水墨画中远远淡淡的冷墨。就像一处风景,远观美则美矣,可一旦走进,人入其中,容易因叶而障目,无法观其全貌,反倒因此而觉察不出其美。

于人,亦是如此。走太近,容易失了分寸。太过纠缠,对于一段关系中的双方,往往都是一场灾难。人在局中,只见其弊,难见其利。久而久之,眼里心里装的都是对方的不是,关系每况愈下,最后的结果自然不容乐观。

远意,是懂分寸,知尺度。有远意,虽不热闹,却朗润清冷。人与人之间,有了远意,才能撇去浮沫与虚荣。这样的关系,如秋水绵绵,如冬木含春,外面看似疏离,却能在远意荡漾中,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希望与慰藉。

远意,是荒寒中的真实;近意,则是深情中的热烈。

人生中,总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人,亲人、挚友或另一半。一幅画,若是其中仅有远山,而无近景,未免失之于缥缈空洞。一个人,平日里恪守分寸,不纠缠,不纠结。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候,需要对一些人,展示自己的深情。

此时,心间便该有远意。近处有情,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简简单单,将两人联结在了一起。远意是距离,近意是契合。一幅画,一个人,有远有近,远近之间显出层次,内容才会丰富。

人在年轻时,容易舍远求近,一味痴缠,走得太近,以为这就是一切。直至后来,时光漫过,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近,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于是,人生中渐渐有了天高云淡的远意。看人看事,多了一层远意,生活看似不动声色,内里却更厚实了。

有远有近,于远近之间,方能品得人生的真滋味。

我在乎你

戴高山

我在乎你
所以会在春天和你相遇
会在开满野花的山谷里
牵手追逐着彩色的蝴蝶
我们躺在花香遍地的草丛上
仰望着蓝天里清早的云彩
我在乎你,满心里都是你

我在乎你
所以会在夏天和你相遇
会在长满绿树的夜晚里
牵手攀登着青苔的石径
我们躺在飞萤曼舞的草丛中
仰望着夜空上满天的星斗
我在乎你,满心里都是你

我在乎你
所以会在秋天和你相遇
会在结满野果的山坡上
牵手采集着冰凉的红叶
我们躺在落叶满坡的果园里
仰望着晚霞中翩翩的飞鸟
我在乎你,满心里都是你

我在乎你
所以会在冬天和你相遇
会在大雪覆盖的午后里
牵手踏上那长长的山道
我们躺在洁白闪耀的雪地上
仰望着太阳下雪山的青松
我在乎你,满心里都是你

散步

刘春耀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的衰弱,散步差不多已经成为我唯一的运动方式了。

奔五的年龄、腰椎的问题,使我不宜参加过于激烈的运动,而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散步便成了我的最爱,也是我唯一能长期坚持下来的运动。一得空暇,没有出去走走,便感觉脚痒痒,心里好像缺少点什么。

许多人散步喜欢呼朋引伴成群结队,而我偏爱独行。这样比较自由,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走哪里,走多远,走快走慢,或驻足或小坐,全由自己决定。经常乘兴而往尽兴而归,不亦乐乎。

春天,我喜欢到水边走走。看两岸的桃红映绿杨柳青青,赏碧溪潺潺流水悠悠,清风徐来阳光柔暖,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脚步轻盈。最妙的是下一点蒙蒙细雨,将万物都沐浴在一片清新中,草更绿了,树更挺拔了,鱼儿燕子翔动得更欢了,水面也多了一点律动。这时候最好是不打伞,任雨丝抚摸着面庞落在发梢,此时你感觉不到湿漉漉的存在,而是一股股草木清香缠绵。要是能邂逅一位撑着伞娉娉婷婷的女子,静默地从你身边走过,拂面而来

秋天,我偏爱到山野走走。看一丘一丘稻田低垂着饱满的喜悦,一树一树芦柑绽放黄灿灿的笑容,一片片茶园嫩叶于金风中婆娑,丹桂飘香,我心飞扬……拔节生长的万物,终于迎来收获的季节,一如我长期以来坚持的散步,也在原来的气喘吁吁中趋向挺拔。自古逢秋悲寂寥,是不适合这片土地上的。

秋天是新学期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季节,许多民间的喜事如婚嫁,也每每从这时候开始,这样的季节不适合太多的悲伤。我一向认为,秋日比春朝更加生机勃勃。在这田野果园里,处处显示无声的闹热,

只听得见我柔软的脚步声和缓的心跳声,以及我与缤纷秋日的颤颤私语。

冬天,我习惯到公园溜达。从近处的儿童公园、人民公园,到远处的湿地公园、主题公园,只要脚步能丈量到的地方,我都努力一一走过,和每一个认识不认识的人打声招呼,或微笑致意。南方冬日的草木依然精神矍铄,一些不知名的花儿依旧倔强地开放。鹤发童颜的老者在舞剑打拳,林木下一桌桌下棋打牌及围观的人或静默或激动,不时看得见小朋友在嬉戏奔跑着,这样的季节静美而又充满生命的搏动。忙碌一年的人们,或许只有到这时,才能得以暂时的闲暇,而我依然运动不止,散步不息。

一年四季,一日晨昏,无论天气,一得空闲,我总喜欢独自出去散步。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我唯一的运动方式。走的是脚步,散的是心情。

八月桂花香

程新兵

长期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小区桂花盛开后,闲暇之时,我不论白天黑夜,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散步,穿行在桂花树间,嗅着那诱人的芳香。闻香思乡,睹树思人。故乡的桂花,这会儿也应该盛开了吧。

桂花盛开时是我们相约回乡的暗号,大哥总是逐一地给我们兄妹打电话,生怕我们忘了这个重要时节。无数个中秋月圆之夜,我们从千里之外赶回老家,一家子围拢在老屋庭院的桂花树下吃月饼、品桂花糕、喝桂花酒,聊着家常,话着乡情,静等那轮明月慢慢爬上枝头。

庭院的那株粗壮的老桂花树是父亲生前种下的,原本有三棵,栽种之初夭折了一棵,老屋翻建时砍伐了一棵,独剩这一棵。桂花树早已高过老宅,枝繁叶茂,每年开花无数。乡村的桂花不似城里的桂花,每一朵桂花都是要收集起来,舍不得浪费,更不舍得当作景观来欣赏。

母亲事先把干净的床单铺在地面上,用长长的竹竿敲下缀满枝头的桂花,母亲一个枝头一个枝头慢慢地寻



找,生怕有遗漏。母亲挥舞着竹竿,桂花雨应着节奏不停地落,那是我小时候见过最美的场景。母亲细心整理敲落的满地桂花,晾晒收藏,制作桂花糕、桂花茶,父亲健在时每年还会做点桂花糕,父亲离世后母亲已是多年没有再做过了。

短暂的相聚后,我们又陆续返城,母亲会给我们每人一小罐桂花茶,这也是我们返乡时最为期待的礼物。母亲的桂花茶比起城里超市的

桂花茶,多了一份乡情,这份味道是我在城里的桂花茶中永远都品尝不出来的。

一阵风、一场雨吹落小区桂花无数,那沁人的芳香依旧那么浓烈。小区的桂花安静地藏在角落里开花又落,燃起了我无尽的乡思。“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我又开始盘算起回乡的日期,那种心情早已急不可耐,眼前只有那桂花香飘过,还有那内心的孤独和悠悠的乡愁。